



老街故事

神刻张邈

□刘建超



李玉明 绘

“神刻张”大号张邈，年方28岁。以他的年龄能在老街被冠以“神刻”之名，足见他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张邈自幼聪颖，怎奈家境贫寒，无钱供他读书。村里的私塾先生十分喜欢张邈，便在学堂外教他读书识字。老先生是篆刻高手，张邈就跟随他学到了手艺。老先生过世后，留给张邈一套祖传的刻字工具。张邈为练手艺，在村后的石崖上刻字，把一片石崖刻满了三字经。

张邈来老街闯荡时刚好20岁。张邈虽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但是到老街闯荡可不是容易的事。

张邈的店刚开张，就来了一个客户，身着长衫，头戴礼帽，架着一副眼镜。坐下喝了客茶后，客户从怀里取出一个红布包包，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慢慢打开，露出个精致的缎子面木盒，轻轻地掀开盒盖，又见一个红布包。客户把红布包置于掌心，并不急于打开，站起身对张邈说：“看到先生新店开张，想必是功夫不弱。我这活不知先生接是不接？”

张邈双手一掬：“您是我小店开张的第一位客人，感激不尽，岂有不接之理？”

客户这才慢慢揭开红布，拿出一粒绿豆般大的白玉：“这可是我家祖传的一块宝玉。我要用这块玉刻一枚私章。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张邈接过名片，客户的名字是瞿衢鑑。张邈知道，遇到上门滋事的了，一定是老街上的同行所为。

客户又说：“我家这块祖传宝玉怕光，先生在篆刻时切记不能开窗开灯。”

张邈说：“玉月有缘。今晚正是十五，我在月下为先生制作此章。先生明日可来取货。”

客户说：“好！明日开店，我与老街三大贤达同来验货。”言罢起身走人。

皓月当空，树孤影单。张邈的身影在院中时长时短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邈的店门刚打开，门外已经等候着昨日那位客户了。

张邈将客户引进屋，捧出一个缎面纸盒，从中拿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石盒。仅石盒就令来客惊奇不已，小石盒精莹剔透，上面还刻有龙凤图案，更绝的是，石盒上还带着一把小石锁和一把石钥匙。用钥匙打开石锁，里面安静地躺着那枚小小的玉印。

客户小心翼翼地捏起玉印观看，只见字是篆刻在玉石通体表面的。张邈拿出印泥，把玉印在上边蘸蘸，又拿过一方宣纸，将玉印放置于宣纸上，食指轻轻按住玉印，慢慢一推一滚，“瞿衢鑑印”四个字便跃然纸上，只见纸上的小篆秀逸婉丽，灵动多姿又规整肃然，遒劲浑穆，透着秦汉风韵。

客户叹服：“神刻，神刻啊！”

自此，“神刻张”便在老街叫响了。

张邈在乡下老家的爹妈给他订下一门亲事，张邈老大不愿意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拖着，也极少回家。

张邈在老街做营生，心静神安，可是自从见了寡妇黄花后，心神就不再安宁。老街人都传说黄花生活作风不好，有时半夜三更能听到黄花送相好的吆喝声，正经人家是不与黄花来往的。张邈就是放心不下，常借故去黄花店前转悠，看到黄花安逸的笑容，张邈浑身都透着舒坦。张邈借故给黄花刻了一枚印章，那印章细看方能看出带有心字形状。张邈知道自己和黄花难走到一起，可是管不住自己，想。

张邈的母亲知道儿子相中了老街的寡妇，又哭又骂，以死相逼。

张邈为了避开黄花，把店从老街迁出，安在城西。他把店搬出来，心思却挪不走，人也常走神，接手的活不多，还出过错。

那日，老街马一鲜羊肉汤馆的老板马善明来找“神刻张”，请张邈把祖上留下的牌匾修补一下。见张邈魂不守舍，马善明说：“都说你和黄花有点儿事，到底是哪门子事？”

张邈说：“没事，确实一点事都没有。”

马善明说：“我去过黄花的店，看到她总在那包装纸上盖印章，是你给刻的章吧？你说你们俩，要好就大大方方地好，要不好就立马两断。就这么拖拉着，对你们不好，对老街也不好。你一个大男人没啥，人家一个寡妇，不容易啊。”

张邈于是就去了老街，告诉黄花，自己要回乡下成亲了。

黄花捋捋鬓角，说：“成了亲，店还搬回老街吧。生意，还是老街好做。”

张邈说：“黄花，晚上，你能吆喝我一回吗？”

黄花有些恼：“怎么，你相信街上的传言？”

张邈说：“我不信。我就是想亲耳听你吆喝我一回，也不枉我俩……”

月夜，老街静悄悄的，月光洒在青石板上，泛着冷冷的光。

张邈站在黄花家门外：“黄花，我走了。”

门开了，黄花对着空空的街道柔柔地喊：“张邈哥，还来啊。”

门重重地关上了。门里门外两人已是泪雨滂沱。

老街故事

深刻的浪漫

□张伟

他是我的朋友，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他突然造访。“怎么办呢？”他焦灼地说，两只手不停地搓着。

原来，一个月前，他经人介绍结识了她。她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长相并不漂亮，也不像有些风风火火的城市女孩。她很静，写过小说的他用了一句很“文学”的话来形容：她静得像午后光滑的大理石地面。

他是个很浪漫的人，希望他的爱情比别人更别致一些。可是她实在太平常，第一次见面后，他就想拒绝，但怕伤了她的自尊，就拖了一段时间。我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必须快点结束，爱情就是一见钟情，第一眼没感觉，就不可能有爱情产生了。”

他说：“是呀，昨天我们见面时，我正要说，她却先说了……”我说：“怎么，她先提出分手了？”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不是，她说单位分流，她下岗了，这种时候，我怎么好意思提出分手呢？”

我没有照顾他的情绪，很直接地劝告他：“你把爱情扭曲了，爱情不是怜悯，你这不是爱，是软弱……”那天晚上，我说了许多，他没有反驳我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
在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没有再见到他，就在我几乎忘了这个幼稚的爱情故事时，他突然又来找我。他的双眸充满喜悦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就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准备今年“五一”结婚。

当然不是那个“下岗”的她，我非常肯定。他诧异地看着我说：“不是她，还会是谁？你知道我们多相爱吗？你知道我有多么爱她吗？”

我笑着反问他：“是怜悯的爱还是同情的爱？”他很严肃地说：“刚开始，我是出于怜悯，可随着时间的拉长，我感到她身上有一股迷人的力量。下岗后，她卖过小饰品，摆过砂锅摊，现在在一家私营企业搞管理，上上下下的人对她都特别满意。我没有想到她在生活中是那么坚强，她让我改变了过去的许多想法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不是从爱走向婚姻的。”他有些动情，说：“爱情没有定义，我不管开始是什么，我看重的是结果，只要两人之间有爱就行。”

他向我告别后，我还站在原地想着他的爱情故事：经验主义之于爱情是多么苍白！爱情，不见得都是一见钟情，以现实作为助跑的爱情，在生活中增加了解，增进感情，由“不爱”到“深爱”，不正是更深刻的浪漫吗？

老街故事

空号

□程贤军

那天，我去参加公务员笔试。我去得很早，离下午开考时间还有近两个小时，于是就到考点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午餐。

餐馆人不少，很多是和我一样背着包的年轻人，可能也是来参加考试的吧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，叫来服务生，点了两个菜。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模样清秀、长发飘飘的女孩，正低着头吃饭。我冲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！”她抬起头，也冲我笑了笑，然后又低头慢慢吃起来。我说：“你也是来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吧？”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吃完饭，我朝不远处的服务生打了一个手势，让他过来结账。服务生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时，我便开始掏钱包。可是，我摸遍了全身所有口袋，竟没发现钱包。我顿时慌了神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出门时忘了带钱包，也许在路上将钱包丢了。我如何向服务生解释呢？他会相信我的钱包丢了？他会不会把我当做骗吃骗喝的无耻之徒？他会叫保安过来把我带走吗？我傻傻地站着，脑子里乱极了。

我将目光投向坐在我对面的长发女孩，看来，只有求助于她了。向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借钱，而且还是一个女孩，我真不好意思开口啊。可是，看着服务生越来越近的身影，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口了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”女孩忙抬起头，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接着说：“我的钱包不见了，也许落家里了，也许丢了。服务生就要来结账了，你能借我一点钱吗？我一定会还给你的！”

女孩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我，然后掏出钱包，抽出两张百元钞票递给我，说：“够吗？”我接过钱，忙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真的要谢谢你啊，请你给我一个电话吧，我一定会尽快将钱还给你。”女孩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拿出纸和笔，将电话号码写在一张小纸片上。我接过纸片，又连声说谢谢。女孩背着包，迅速离开了餐馆。看着女孩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心想，这世上还是热心肠的人多啊！

回到家，我准备好两百块钱，就给女孩打电话。可是，女孩给我的电话号码竟是空号！

职场故事

半截道理

□何春华

技师在退休时反复告诫自己的小徒弟：“无论何时，你都要少说话多做事，凡是靠劳动吃饭的人，都得有一手过硬的本领。”小徒弟连连点头。

十年后，小徒弟也成了技师。

有一天，他找到师傅，苦着脸说：“师傅，我一直都是按照您的方法做的，不管做什么事，从不多说一句话，只知道埋头苦干。可是，我不明白，那些比我技术差、资历浅的都升职加薪了，我还是拿着过去的工资。”

师傅说：“你确信你在工厂的位置已经无人代替了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师傅说：“不管你以什么理由，你一定得请一天假。因为一盏灯如果一直亮着，就没人会注意到它，只有熄上一次，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……”

他明白了师傅的意思，请了一天假。

果然，他再上班时，厂长找到他，说要让他当全厂的总技师，还要给他加薪。

原来，在他请假那天，厂长发现工厂是离不

开他的，因为平时很多故障都是他去处理的，别人根本不会处理。

他很高兴，也暗暗在心里佩服师傅的高明。

薪水提高了，他的日子也好过了，只要感觉自己不被重视，他便要请上一天假。每次请假后，厂长都会给他加薪。

究竟请了多少次假，他不记得了。

在他再次请假后准备去上班时，他被门卫拦在门外。

他去找厂长，厂长说：“你不用来上班了！”

他苦恼地去找师傅：“师傅，我都是按您说的去做的啊。”

师傅说：“那天，你只听了半截道理就迫不及待地去请了假。”

他急切地问：“师傅，那还有半截道理是什么？”

师傅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知道，一盏灯如果一直亮着，确实没人会注意到它，只有熄灭一次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可是，如果它总是熄灭，那么就会有被取代的危险，谁会需要一盏时亮时熄的灯呢？”